合參 論語約說 卷之十

四書正解

子罕

ニ12
2544
30-10

仁12
2544
30-10

四書大全說約合參正解卷之十

丹陽吳荃蓀右蒙輯
郴昌彀天祚
受業門人范掄俊升仝校
汪繼堪子任

論語

子罕第九 凡三十章

子罕章全旨 此見聖教之所謹 通章要認罕字非不言言雖偶言亦不多言罕言命與仁 以學者未易多及此皆處世之深心也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言也

合參夫子有所罕言以爲教者有三一曰利如凡做事只循這道理做去利自在其中若纔說着利少間便使人生計較計利則害義故罕言之不欲人之淪于卑汚也一曰命命原

於天其理甚微非造道之深者不能知苟知未及而驟語之反使人有幽隱之疑故與利而同罕言也一曰仁統萬善而其道甚大非全體不息者不能至苟德未至而遽語之反使人有躐等之患故亦與利而同罕言也此蓋不欲人驚干虛遠也其屬世之心深矣

析講　麟士　大都是三者不可言之固不可常言之又不可故罕言之題竅似只在此也○窒義之利不輕言即義中之利亦不輕言○理微則難知言之恐人妄臆道大則難盡言之恐人躐等也○或問夫子罕言者乃故于利之利若利用出入之利亦不可去尋討之尋討之則此命字當以理言不便是故于利之利○玩註命之理微則此命字當以理言不並氣言若氣數之命所以厲中人夫子亦嘗言之如道之將行也與命也得之不得曰有命之命矣夫之類是也　胡氏

日夫子答問仁多矣然亦言求仁之方而已仁之本體則未嘗言○命與仁即性之全體命即天道之流行賦于物者中人以下難以語上故罕言之意本盧齊及

變源
輔氏

達巷章　全肯

此章當與多能章參看總是不貴博之意黨人言夫子博學而無所成名也觀謂門弟子五字可見射御對他博字蓋恐人務博而無所成名者也然亦只是註中承之以議之以亦不與之深言若認真夫子欲人說夢了欲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無所成名蓋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

參序有達巷黨之人者私謂孔子曰大哉孔子乎無不知無不能誠博學也而惜乎無所成名蓋況兼衆藝反不得以一藝稱之也

析講　博學學字　熊射御御字　龍本非甚深之詞稍太宰之云多能耳　蒙引　聖人之大精粗本末一以貫之黨人只就粗末上擧聖人　真註　名非名擧乃名目也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

執御矣

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爲人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乎鬥人譬己承之以謙也○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偏長目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爲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

叅存疑夫子聞人美己承之以謙却犯博學都放下只認無所成名一邊謂門弟子曰他言無所成名緣我不曾當執一藝耳吾將何所執以成名乎天下有以御名者有以射名者將執御乎御之事以成名乎執射之事以成名乎二者之中御爲尤易然則吾將御而爲習之矣若名六藝之卑則謙而又謙之詞也

析講吾執御矣只說執射較難執御較易執字御字使了○黨人之意蓋以學之博固可嘉而名之不成亦可惜欲夫子以一藝成名而欲執一藝以成名或以謙也執御乎二句是自己審度之詞吾執御句亦不是認眞來斷語見得隨所執而皆可成名隨所名而皆可寓道也

始借以回答黨人曰微示門弟子以吾道簡易欲其隨處求道而不在博也時解有不貴執不貴名諸說皆與註背不必從

麻冕章全旨

此聖人維禮之意麻冕變爲純拜下變爲拜上皆禮之變以可從引起不可從所以嚴上下之分非徒商量已也上節輕下節重○趙氏曰麻冕之變人心漸薄即拜上之漸也但制度文爲之細猶可以隨時主于儉乎三綱五常者萬世而不容易從違全在此處斟酌耳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

麻冕緇布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爲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

叅序子曰黻冕爲布而緇之以爲冕之麻其工夫省約而儉雖非禮然無害于禮吾從衆而用絲焉不敢矯俗爲也

析講麻、績麻爲布、似今極細絹一般、謂之錫布、冠者染布爲之、赤黑色也、冠者首服之總名、冕者冠中之別號、大約是朝祭之服、備考白虎通曰、麻冕者何、周宗廟之冠也、所以用麻者、女功之始、示不忘本、不以皮、皮太古未有禮文之服也、辭士曰、麻冕見六經、則惟書顧命王、麻冕黼裳、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形裳、邦君麻冕蟻裳、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形裳、卿士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也、○程子曰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矣

叅序臣之拜君必于堂下、亦古禮也、今也不待君之辭遂拜于堂上、是驕慢而泰也、悖禮甚矣、雖違衆吾從拜下之禮、不敢徇俗爲也

析講太全儀氏曰先已拜于堂下、而君辭之、則是不曾受其拜、故升堂再拜、以成之、孔子時若弱臣強徑自拜于堂上、故太子云然、禮燕義云君舉禮于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則君上之禮也、○

子絕章全旨

此章總見聖心之虛四無此四者聖人完全此心體原要就聖人心上看出自然無私境界方與强制之學不同齋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日四者約言之只是廓然太公物來順應而已

絕無之盡者毋吏記作無是也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已也四者相爲終始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程子曰此毋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純此四者有一毛焉則與天地不相似矣張子曰四者何用禁止之不足以記此氏曰非知足以知聖人詳視而默識之不足以記此

論太全之累我太子則還其本然之體而絕無是四者焉方事之未爲也渾然天理不任私意揣測之私不萌也則毋意隨事順理不先期必第主之一

見悉忘也則毋必及事之已爲也過而不留無所凝滯蓋與物俱化也則毋固大同千物不私一身蓋視人猶己也則毋我此心自始至終廓然虛公如鑑空水止非純乎天而不間以人者其孰能之

析講 邢疏毋不也○蒙引本文無循環意集註推說只用前註○朱子曰上章聖人處世之道此章聖人天理之純王十觀濤曰意字只是着意有意爲不善固私也有意爲善亦私也必是必定要如何必定要如何固對通言時已後而心不移事已遷而心不遷便執滯不通我是私已亦不必是利已不願人只一念知有我在便是私已○胡氏曰意不可無然必根于理而後發此獨以意言則私心之發也意必在方有作爲之先同我在已有作爲之後

子罕章全旨

此聖人以斯文之興喪決此身之存亡而外患無所動心乃事天立命之學

子畏於匡

畏者有戒心之謂匡地名史記云陽虎曾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

參序昔夫子適陳過匡匡人以兵圍之夫子是有戒心蓋過變而慎重之意非懼禍也

析講 顧麟士曰顏剋孔子弟子陽虎暴匡剋嘗與俱匡人有簡子者以甲士圍孔子也 大全爲氏云匡宋邑○長沙魏氏非懼禍也亦有愛道以愛其身之意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也茲此也孔子自謂

參序時弟子之從者不能無懼故夫子解之曰道爲因文而顯亦必得人而傳昔禹湯之統傳之于文王今文王雖既沒而其所傳如禮樂制度之文不在于茲乎

文既在茲則吾身之存亡斯文之興喪係之矣

析講 大全胡氏曰文王接堯舜禹湯之一統皆天也紂能因文王不能違天而害文王人能圍夫子不能違天而害夫子○文即是道照注謙詞看極明不必過爲分別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

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喪與並去聲

馬氏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此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也

叅序夫斯文興喪有天意存焉使天之意將喪斯文而不傳于後也則我後死者天之所賦必有所靳將不得考遂其禮樂脩明其制度以與于斯文也今我得與于斯文是天之意未欲喪斯文也則予之一身禮樂制度所由係天必爲斯文計而默祐我矣彼匡人者其奈之何哉此我所恃以無恐也而二三子又何患乎

析講　太全金氏曰周末文武周公之禮樂悉已崩壞紀綱文章亦皆蕩然無有夫子集群聖之大成酌損益以詔來世一似又作春秋立一王之法是得與斯文也○語類言在茲便是天未喪斯文後死者死字對上沒字○問孔子以道之興廢付之命以文之得喪任諸己曰道只是有興廢却喪不得如三代禮樂制度若喪便掃地○蠡上云將喪未喪商量平對之詞後死句匡人句互文見意也○天以天意言也○合上節總言斯文在已則天意亦在已見匡人不能違天以害已也○陳新安曰道者禮樂制度之本禮樂制度者道之不窮道無形體顯設爲文而後可見耳○曰文在茲者言三代禮樂吾知其因革責任在我有不可得而誣也不曰喪已而曰喪斯文益已之身即斯文之所在也

太宰章　全旨

此章當以太子之言爲重太宰前以多爲聖子貢亦未離乎多夫子明多能不足貴曉太宰亦以曉子貢也末節雖是証少賤多能而不多之旨益見矣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　大音泰與平聲

○孔氏曰太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與者疑辭太宰蓋以多能爲聖也

叅存疑　太宰問于子貢曰夫子聖者與謂多能則聖也

析講　太宰與黨人之見略同然黨人之本未子其生知之聖人歟不然何其禮樂射御鈎弋獵較之類無所不通而多能如此也是太宰之聖夫子其詞疑其識見較淺多能當不得才乃才之末事

也○杜氏曰春秋時以大宰名官者惟吳宋與魯耳吳有太宰嚭宋有太宰華督與孔子不同時疑此太宰即吳誤也吳與魯會繒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焉則此當是吳太宰而亦當在此年也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縱猶肆也言不爲限量也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

發存疑子貢曉之曰子以多能遂足盡聖乎之夫子爲人固是天放縱之而不爲限量使之有那等才德殆將次造聖人之極是以聖無不通又如此之多能也不當在于多能也

析講註聖無不通正是解又多能意當安在多能上○朱子曰殆庶幾也如而固字不下必做實字解與又字相應○蒙引今說將次○縱字要認蓋不但使之生知安行而且縱之以至行盡也若但云天生知安行凡聖人皆然矣重天縱何未何只帶說聖以才德兼備言聖無不通所該者廣而多能特無不通之小事子貢之言已說得好但亦似謂多能出于天而通于聖實非夫子所由多能之故夫子故即曉大宰者而因以曉之

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非以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

疑存疑大宰以多能爲聖此全不知聖人其言非也子貢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此智足以知聖人其言是也夫子皆聞之不敢以聖自居又恐人以多能爲尚乃自明其意曰大宰謂我多能却知我多能之故乎我這個多能亦有其故不是聖也蓋吾少也未爲世用無位而微賤故無行道之責得講習衆藝而多能鄙事之事耳然君子所重豈在多能乎哉君子自有執要者存而不在多能也然則以我爲聖固不敢當而以聖在多能尤失之遠矣

析講君子多乎哉二句不是謙詞特以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以此曉之其實聖人未嘗不多能特以之率人則必至末忘本尚才棄德矣露出君子字面避聖字也○按註意則

故多能鄙事中多一折。聞之兼聞兩人之言也不說賜知我而曰太宰知我是不敢以天縱之聖自居也口中雖說太宰知我言外便見得太宰不知我所以多能之故說個多能鄙事恐人遂以多能爲聖也此三句正打着兩人之言君子多乎二句又另是一意蓋前三句是譏人也南軒張氏曰多能雖不害其爲君子然爲君子不在于多能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試用也言由不爲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子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并記之

蔡淸說夫子之言如此而琴牢亦曰夫子嘗言吾不試故藝此亦夫子少也賤故多能之意也惟不試而習于藝則藝豈君子之所貴哉知夫子之所以聖者宜有以得其本矣

析講此節門人記夫子之言又以琴牢之言實之○問吾不試故藝朱子曰想見聖人事會但小小技藝若使其見用便做出大功業來不復有小技之可見矣

吾有章全旨 此章只重無知之上鄙夫以下總是申明此意蓋因問中之所有而叩之則之未嘗泰二分識解正見其無知也兩端只作所問之終始本末看方與叩其字相應而上下精粗俱該在內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叩音口

孔子謙言已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耳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衆人以爲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言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則可見矣尹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卽其近衆人皆可與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端如無餘蘊矣若夫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則豈聖人之言哉

舍秦當時必有稱夫子無所不知者故夫子謙以辭之曰天下之事理無窮一人之聰明有盡吾有知乎哉實無所知也

但吾平日教人必盡其誠不待上哲而後告之也但或有鄙夫來問于我在他雖是空空如也卻不敢以其愚而忽之所以告之者務必罄吾所知就其問之所及發動其兩端之理而無一之不盡焉人見我之諄諄誘人遂以我爲有知耳我不過因問而答果何所知耶

析講 此聖謙已之意然能叩兩端而竭于此才可見其無不知矣○大全蔡氏曰兩端屬鄙夫叩其兩端而竭是叩觸其端緒因而竭之以鄙夫之解解鄙夫未常益以我之意見正以明其無知也○淺說竭兩端只是言之盡耳蓋其一言之發雖就鄙夫之可知可行者言之而要之至理亦不外是也按夫子意猶云人或見我之告語詳盡而遽以爲有知云耳我何有知哉○竭字不重教人無隱七重在胸中無復餘物之意與無知相應○人必于事事物物之理無一不曉方可稱得有知夫子雖無所不知卻不敢自恃其知故曰無知許中謙言二字宜玩時解說向心體空然洞然虛靈無意上失之遠矣空空如狀鄙夫之無能貌兩端猶言頭尾竭兩端言徹頭徹尾都盡也曰其兩端者蓋鄙夫每問一事則此事之頭尾即具于問中夫子特發動之而詳悉告之耳如問孝則舉孝之端委而盡告之之類是也

鳳鳥章全章

夫子非思鳳與圖也思伏羲舜文之君也既無聖君則無人用夫子而夫子之道不行矣安得不嘆

吾已矣夫

扶音

已者止是不已之心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皆聖主之瑞也已止也○張氏曰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舉序子曰古有聖王則鳳至圖出蓋治世之休徵也今鳳鳥不復至河不復出圖吾其終已矣夫其有用我者而道其不行也已

析講 大全輔氏曰聖人之道行則文章著見于外禮樂制度之類也而鳳至圖出以兆文明之祥鳳以其文來圖以其卦畫也○按通義來儀謂來舞而有容儀也書注伏羲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其數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河圖之序自北而東左旋而相生然對待之位則北方一六水也南方二七火

西方四九金見東方三八木而相尅者寓乎相生之中蓋造化之理生而不尅則生者無從載劍足見河圖生尅之妙

子見章全旨　敬愛之心感于內而作趨之容見于外自然而然不知其所以然者聖人至誠故表裏皆如此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齊音咨衰七雷反少去聲

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瞽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等有爵矜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

恭序記者說吾夫子平日見齊衰而有喪者冕衣裳而有爵者與瞽而不成人者夫子或坐而見之雖彼年少于我我必作焉夫子或行而過其前則必趨焉因其可哀可尊可矜而改容禮之不因其少而忽之也仁孝敬愛之心充積于中隨感而應如此

析講　沈虹野曰見之我坐而見彼之行過也過之彼坐而我行過見之也○子見二字包下見之過一見之內含得坐字與子見不是復文

顏淵章全旨　此章是贊聖道之妙次節言聖教之有序末節言其學之有方

所至而益見聖道之妙○圈外胡氏說不可執蓋機說先後便以首節爲顏子用工處了纔說後獲便已得了與末節本註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一句相背矣不知顏子此實正在雖欲從之未由也已之時故不覺其喟然高妙若終非人力所可至者仰鑽瞻忽就用力都在欲罷不能上一得以仰鑽瞻忽就當用力說用夫子之教便去着力及着力之盡又到力着不得處故益見聖道之妙耳○朱子曰高堅前後始時之所見也博文約禮中間用力之方也欲罷不能以後後來得力之效驗也○仰鑽瞻忽是一個關如有所立卓爾又是一個關若不是夫子循循善誘便高堅前後無下手處惟其如此所以過得這一關博了又約約了又博悉地做去所以欲罷不能至于如有所立卓爾處見得大一段親切了那末由也已一節邪是着力不得處也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喟苦位反 鑽祖官反

喟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爲象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

○大全顏淵學既有得因喟然而歎曰甚矣夫子之道之妙也始吾于夫子之道蓋常欲多方以求之矣以道爲高也而仰之則升一級又有一級仰其高以道爲堅也而鑽之則透了一層又有一層鑽其堅瞻之若道在吾前正欲勇往趕上則忽又在後而我又莫過問几窮矣故瞻忽不是別有個物事只是做來做去只管不到聖人處若做得緊又大過了若放慢做又不及聖人則動容周旋都是這道理○仰之二句是無窮盡之意是形容聖道之妙起初全無入頭處非道眞有所謂高堅所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言夫子之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程子曰此顏子最切當處聖人教人惟此二事而已

○大全夫子之求道如此其艱而終未有捉摸處幸夫子之設教則循循然有序而善于引人之進焉道之散見于事物者則爲文文有不博則無以見道于萬殊夫子則先博我以文教我致知格物可以辨別衆理而居之不偏道有規矩準繩者則爲禮禮有不約則無以會道于一本夫子則隨約我以禮教我克己復禮可以檢束存依據而動皆有則使我以身體之切實用功如此

○新講大全馮氏曰夫子教人之法皆然惟顏子求道切認道眞有以見夫子之爲我設兩○文不止詩書六藝凡萬事萬物燦然發見者皆文禮即克己復禮之禮體此理于身而視聽言動皆有規矩準則是禮之散殊禮即是文之統會學問必究其理是曰博文凡事必循其則是曰約禮博文約

條相多事事都去理會禮只一個道理爲博文歸宿處○以文來教便是博我以文以禮來教便是約我以禮博我約我就聖人設教言文與禮就吾身知行言博約以先後言方見有序意蓋博先于約既非徑約者之寡陋而無得博繼以約又非徒博者之汗漫而無歸故曰循循善誘饒雙峯曰先博後約我以文以禮使我于視聽言動上皆由于規矩準繩而所中得其要○朱子曰所謂循循有次序者非特以博文約禮分先後次序言博文約禮中各有次序先後淺深此語更透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默者程子曰到此地位功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楊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充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達一間也○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爲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此顏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守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盡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又未由也已是益不息所從必求至乎卓立之地也抑斯歎也其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乎

尹氏曰博約之教由淺以入深由近以及遠始終本末一以貫之非有二物也然其用力之方則有先後之序焉故善學者必盡其道而後能守約苟徒知守約而不務博則其所守者固陋而反約之道亦不能以有得矣

范氏曰顏子之才力足以進乎此而所以未達一間者蓋未能無我而已有我之心則有內外有內外則有遠近有遠近則有小大有小大則有限量安得而不窮乎

謝氏曰顏子之才卓爾固已見其大矣然而未也故夫子設此以誘之使之竭才而求之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則向之所謂卓爾者固已在前矣而又有所謂立卓爾者雖欲從之而不知其所以從之也蓋語之所及雖若有形而可見然其所以然者則固未嘗有形也雖欲勉強而從之其道無由而進雖欲進而與之爲一其理無由而一此顏子所以喟然嘆息而深致其意也

矣

析講朱子曰卓爾是聖人之大本立乎此以酬酢萬變處有前日高堅前後底今看得確定親切不似向來無捉摸處○

金氏曰其曰如有者非謂似見未見蓋此等地位非可以言語形象求達者自悟衆人固不識也故以如言之○卓立乎見得真言此見得又不是徒知而不能行即是在日用行事間體認得真也但不能如夫子行得純熟耳○未由不是休了欲從末由俱指定夫子之道說不是泛說道立是立在前猶與我爲一也從是跟上去與之爲一也要把卓爾未由連看勿斷方得其趣蓋此時分明見得卻又着力不得所以爲深知其妙言外便有勿忘勿助以俟之意不可將末二句輕看

○顧泳陽云孟子曰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至高至堅忽前忽後非即所謂神焉者乎然其道不過一以貫之之道而已一散於萬殊必觀其會通故須博一具乎吾身必行其典禮故須約日從事乎博約則善無不明身無不誠所謂殊途同歸時措咸宜之理確有真見如爲臣知其何以忠爲子知其何以孝當行知其可以行當藏知其可以藏時中之道固已知之明而守之固是謂立卓然猶着擬議未化幹持欲從而非從欲未能與之爲一故曰未由也已此所謂大而將化處此則神不可知矣○

既真而化終不可爲也註中悅之深貼欲罷句之盡貼竭句所見益親貼鑽句所用其力貼欲從句由句二十句緊承博約來所謂如有所立卓爾蓋曰用事物間此個道理的有定在與人所能知能行底都無不知不能了所爭者猶有恩勉耳

子疾章全旨

此章見夫子之素位而行首節是子路尊聖人之過下二節既責之而復喪之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

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等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

令孰疾甚曰病子疾病子路懼其不識而豫爲之詐以夫子嘗爲大夫欲使其弟子爲家臣以治其喪不知夫子時已去

位無家臣是未知所以喪之道也
析講麟士云大夫有家臣以治喪事蓋以弔祭者多故各分
職以治之士庶人則委之于親友古者孝子不治事也○
舞云門人是子路之弟子觀使字可知
胡氏曰此必夫子失
司寇之後未致其事之前也若夢奠賙子路死于衛外矣大
夫老而致仕後得從其列無家臣者無祿故也

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

間如字

病間少差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不當有家
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爲有臣則是欺天而已人而欺天
莫大之罪弥以自歸其責子路深矣
及夫子病少間知子路之說乃曰久矣哉由之詐也
循實也我今既去位已無家臣矣而乃陳以爲有家臣吾于
誰人而能欺之其將欺天已乎何由之行詐而
使我蒙欺天之罪也則家臣不當有也明矣
析講朱子曰久矣不得指那一事是指從來而言子路一時
不循道理本心亦不知其爲詐然子路平日孤其所不知以
爲知只有二三毫不誠便是詐也○麟士云誣字指人對天字說

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道路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無寧寧也大葬謂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棄而不葬又恐之
以不必然之故○范氏曰曾子嘗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爲有臣是
以陷於行詐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之於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意誠則用智
私不知所無事在自陷於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
析講朱子曰其所無事在自陷於行詐然家臣非惟不當有亦不必有也且予與其非禮而
虛而死于家臣之手也無寧二三子爲我治喪而死于其手之爲安乎是有臣不足爲我重也且予縱無家臣而不得以
君臣之禮大葬有二三子在豈至死于道路終棄而不葬乎

是無臣不足爲我輕也由何不深思之矣

有美全章 旨 此章見夫子出處之權美玉羣君子之抱道藏沽問答俱就玉上論看子貢之行藏亦在沽善價亦說得好但病在一求字則于子貢說兩端以問意重在沽善價急于玉以輕故夫子在沽第云待賈何等從容何等自重見夫子之心未嘗一日忘天下亦未嘗一日徇人大卞二真得時行時止之道者也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韞藏也匱匱也沽賣也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喻以問也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枉道以從人衒玉而求售也）

（序子貢疑夫子不仕而設問曰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抑求其善價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不可以言藏也沽之哉沽之哉但有意求沽則人將輕視而不以爲寶我固以待夫善賈之自至者也若待賈而不至其不沽也又何怪哉夫子用行舍藏之大權于此可得其概矣）

（析講 大全輔氏曰沽之哉二句見理則當沽而意則不求沽行舍藏之大權于此可得其概矣

陳氏曰待賈者安于義命之正求賈者涉于奔競之私也○夫子之意重在二待字見得賈之既至則從其沽而非衒玉以求售賈之未至則不急于沽而亦非懷寶以自私不然價在人而我求之則急于沽而所損者多矣待賈正所以善其沽無兩肩此句便寓個用行舍藏意在內○沽之哉兩沽字對上求字言沽之不可出于求也

子欲章全肯

夫子道不行于中國故托居九夷以寓之

子欲居九夷

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往也曰九夷之俗服左衽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

泰太全或人未之喻則以爲眞欲往也夫子不明告之而但而言依倣鄙陋甚矣如之何其可據理答之曰君子居夷狄自有在我且用夏變夷陋習自可化矣何不可居之有

吾自章全眞

此夫子自敘正樂之功也只重正樂上不可分詩與樂並說詩即樂之章也反魯下當先點出正樂意然後一一句始與其成功言之若從正樂而言必先正詩方可以正樂此云樂正乃已然之詞正是追想成功處惟樂正而樂中所用之雅頌各得其所原自一順說下也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幾不行故歸而正之

合泰子曰詩樂在魯人矣然殘缺失次每多不正吾嘗周流四方考之用禮之所載參之列國之所聞訂之既詳驗之足信故自衛反魯之時特爲釐正殘缺者補之失次者序之然後樂之聲音節奏悉歸于正而其中雅頌之詩被之管絃奏之宗廟朝廷者亦各得其所而不相混焉雅頌得所而樂無不正益可知矣

集註曰是時王迹熄而詩亦存者謬亂失次孔子自衛反魯復得之他國以歸定著爲三百篇于是雅頌各得其所○存疑本文先說樂正後說雅頌各得其所則其所主在樂與語魯太師及師摯之始章上一意詩特其樂章耳集註曰樂從順辭也○得所當看各字不但雅奏于朝頌奏于廟爲得所而雅與頌各不相混乃爲各得其

所也○[蒙引]古者宗廟朝廷房中之樂各有一篇章不相淆亂如寧武不拜肆夏以其非所也夫子則別之以類序之以義如王朝侯朝當歌何詩王廟侯廟當歌何詩各各不紊有名分井然意○[張南軒]曰獨舉雅頌不及風者列國多不正之聲朝廷所不奏二南亦此用之房中耳故二南樂只言雅頌○魯襄公四年穆叔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晉侯使子員問之穆叔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寧武子聘于魯魯侯賦湛露之卒賦湛露武子不答賦曰王宴諸侯則賦湛露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出則章全旨

此夫子謙已誨人之辭

則三句是于天理之當爲者求盡其道不爲何是于人情之易動者不踰其則雖聖人亦極乎是理而已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

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

合衆子之聞皆有其最切者不可忽也如出而在邦國有公卿之事也則盡其忠順以明貴之之義入而在家庭有父兄之事也則用力以盡親親之恩喪以送死人之所易忽也則內盡其哀外盡其禮而不敢不勉酒以合歡人之所易溺也則內不亂德外不失儀而不爲所困此四者非有甚高之行然工夫却愈精密道理却愈無窮非德盛禮恭涵養純粹者不能也反之于我果何有哉此聖人謙已誨人如此

[講]饒雙峯曰事公卿父兄事生之禮喪事事死之禮不特三年之喪如期功緦麻之輕者皆是三件是大節不爲酒亂其性也不曰事

子在章全旨

此言道體無須臾之或息示人體道亦當無須臾之或息也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夫音扶舍上聲

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

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爲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强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愚按自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

參大全夫子偶在川上會諸心而形諸嘆曰天地之間往者前而已去底來者後邊接續去底逝而不已者如斯夫自晝至夜無有停息也人可不察其本然之體哉

析講　吳氏曰逝者不指水該在逝者內但逝者不特指水字方指水○水之流行不息亦猶是也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天地間一切氣化流行何嘗有一息停止但其機隱微惟水之流行不息最爲易見故指水而發道體以示人夫子自視川流心想道體而嘆水正嘆道也但在夫子只中道字水字俱渾然不露爲妙沈虹野曰水之流行不息即道之流行不息與鳶飛魚躍同一機括不可作兩截看

蒙引　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不可作兩截看合下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數句方得逝者如斯之意註中陳新安曰必有來者續方見道體之無窮使徙而不續則其幾息而非生生之道矣

吾未章全旨　此只嘆誠于好德之意德兼人已好德者少言外有令人自省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好平聲

謝氏曰好好色惡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然民鮮能之○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

參序子曰人所得于天之正理是爲德此固人之所同有而人之所當好者也乃吾觀人情理念衷欲念將未見好德之誠有如好好色者也使易好之心以好德又何德之不成哉

譬如一簣全旨 此夫子借爲山進此之機以警醒學者一兩吾字最重見進止皆決于己欲人之以止自戒而以進自勵也正意各宜詳明在譬如上下俱就爲山說方得口氣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簣土籠也書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出於此言譬如爲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強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

合泰子曰人之爲學貴求其成譬如築土爲山其未得成者但少一簣之土耳其爲山亦甚易矣乃忽然而止焉其止也非有阻之者也吾自止也人之自怠而弃其垂成之功者何以異此人之爲學勿憚其難譬如平地覆土爲山其所加者此一簣之土耳其爲山亦甚難矣乃奮然而進焉其進也非有促之者也吾自往也人之自奮而不安于卑近者何以異此夫一簣止則積成之功不足恃一簣進則未成之業皆可圖而

其機總決之于己學者可不勉于自強而願甘于自弃哉

析講陳氏曰語有三十四章純如詩六義之比此終言爲山而未嘗言爲學然爲學之意見于言外此外倣此章雖未明言爲學意當是也○按此章雖未明言爲學然學之意見于言外倣此章雖未明言爲學然學之意當補說本文之上仍與上倣此章雖未明言爲學然學之意當補說本文之上仍與上倣此章雖未明言爲學然學之意當補說本文之上仍與上

歎問與可謂不負吾之教者矣

按講此節宜順題講不可倒提○顏子心解悟也力行行也若不曾理會終難歇脚遽之不懈全是悟之透徹方能行之不懈如畫寢者自畫者知十無所不悟是也顏子之力行如欲罷不能請事斯語是也

惜乎章全旨

此惜顏子有進學之功無自棄之失亦勉勵門弟子之深意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進此二字說見上章顏子既死而孔子惜之曰惜乎其勤于爲學吾但見其進而不前也使天假之年其成就豈可惜哉

泰序子一日進思顏淵而謂之曰惜乎進而未已也

其進而不已也未嘗見其止而不及見其成豈可惜哉

爲不小矣乃不幸而死不及見其成

此夫子成人廢學意也二句帶意須歸實上去方得其進期于成也兩有以夫說得警醒謂出於常理之外嘆其不應有此以今人思其所以有

苗而章全旨

此之故正意在尾二補出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夫音扶○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

喜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

泰太全子曰穀之生也自苗而不秀者有之秀而不實者有之秀固有可實之理今有可秀之理今或自苗而不秀或自秀而不實者有之此必有所以致之者矣美而不成亦何爲哉然則人之爲學不至于成向以異此析講有實而不學苗而不秀實者也○王觀濤曰不秀不實重人力不到不兼天時

後生章全旨

此是策厲後生處只作一人看曰可畏期望以勉厲之曰不足畏絕望以徵戒之無非欲其及時以進修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焉知之焉於虔反

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強足以積學而有待其辨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益述此意○尹氏曰少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

合一參子曰人之後生者眞有可畏年富則爲學有日力強則爲學有資若能進而不已則爲聖爲賢皆未可量焉知其將來之所成不如今日之所期重也此其所以可畏也苟不以年少爲可恃不能勉善而自失其時以至于將來四十五十而無聞則年之富者今已薾力之強者今已衰進脩無後可恃終爲庸人之歸矣

其及時自勵

析一講來字今字俱當指後生言註我之今日當融會之○此亦爲後生而發非以四十五十限中定人也○焉知句是言將來積學之所成就得如今日之所期望也有限他不得意此正足上可畏意無以善聞重道明德立上不重名譽玩末句亦字正與首句叫應益後生之可畏正以其能積學而有聞也若至老而無聞則亦不足畏矣失其所可畏便到不足畏的境界如何可不急惰有今後生惕然知儆意

法語章全旨

此見聽言當實受其益也二爲貴俱是實受其益在改與繹上觀兩貴字可見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法語者正言之也巽言者婉而導之也繹尋其緒也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巽言無所乖忤故必說然不繹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楊氏曰法言若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語之而不違拒之而不受猶之可也其或喻爲則尚庶幾其改繹矣從且說矣而不改繹焉則是終不改繹也已雖聖人其如之何哉

衆序子曰進言必當處已如我見人有過將
法度之說切直言之則嚴義正聽者必肅然起敬彼欲無
從能乎然非徒從已也卽心上悔吝自改其非這纔是能受
直言亦爲可貴見人有過將巽順之意與婉言之則情順氣
平聽者必怡然無拂彼欲無悅能乎然非徒悅已也卽不敢
忽畧自尋繹其微意之所在而感慨自新這纔是樂聞善言
亦爲可貴若悅矣而不改則終無自新之望吾
不能于法言別爲一術以徼之使去
惡而遷善矣吾未如之何也已矣此深絕之辭也
析講朱子曰如漢武帝見汲黯之直深所敬憚至帳中可其
奏可謂從矣然內多欲而外施仁義豈非陽從如孟子論好
色好貨齊王豈不悅然內多欲而不思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及積倉
粟糧之實也○從是體子身說是承順于外繹
是玩索于心法言者人有不善而我戒之弗爲也據理而言人
人方屈于理之不服安得不從巽言者人有未善而我導之
使善也言既有理而又可聽安得不說此說與從其事捺之
進言者必改與繹左見聽言者能實受其益處改者依吾言
而改其前此之失也繹者尋味其言中之意而知其言之旨

禪于已也不改不繹則是徒聽而已未如之何有不能着力
心意○法言與言俱是規過亦槩指君友不單作諫臣講也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三軍章全旨　此夫子教人立志○以上句形下句須于
重出而逸其半　可奪處勿說容易了方顯得不可奪意出

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
奪而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
楊集解子曰天下資諸人者難憑在諸己者足恃如三軍之
衆整至難犯然其勇在人苟人心一離則謀敗氣摧其將帥
可奪而取之一匹夫之志在己苟堅守其志
雖生死利害不可得而奪也蓋志者中有
所主人莫與焉者也故人不可以不立志
析講匹夫數上三軍看猶言一人也匹夫之志雖是好的下
邊亦且淺淺說○志與意不同意是發動處志是存主處夫

子所謂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其可得而奪乎如可得則豈足以爲志哉○【太全張氏】曰此所謂志謂守其道而不渝如虞人非招不往之類若守定私意則是失其所主非志也

【衣敝章全旨】此章倶是進子路之未一節因其不求進而知之總是進之之意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衣去聲縕紆粉反貉胡各反與平聲

敝壞也縕枲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者狐貉以狐貉之皮爲裘衣之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

參序子曰貧富相形之際人易動心若自己衣着敝縕之袍與那衣狐貉之人並立而此衷漠然不以己不若人爲恥者其惟我仲由也歟

析講縕袍狐貉本非實事然亦見相形精細處証衣之賤衣之貴皆言其儔非人之貴賤○由之不恥從志趣高明上看出○此處且勿露進道意次節方可露出蓋可與進道即下何用不臧意也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忮之豉反

忮害也求貪也臧善也言能不忮不求則何爲不善乎此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貧與富交强者必忮弱者必求

參序由之識趣高明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心而可進于道矣詩云人若能不疾人之有而有忮害之心不恥己之無而有貪求之心則外物一無所累修業何爲而不善乎吾仲由之謂也

析講此正美子路可與進道之意○忮求根恥字來忮者恥之激而爲忌嫉求者恥之溺而爲希冀○【王觀濤】曰謂之曰用不止于處貧用下見道中還有許多作用不止于富之一端但由此充之却可事事盡善耳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故夫子復言此

以警之○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然以衆人而能此則可以爲善矣子路之賢宜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激而進之

衆蒙引夫子美子路如此蓋欲其由此而進之非欲其終于此也子路聞夫子與已若將不忮不求之言終身誦之焉夫子將不忮不求之言終身誦之焉夫子學先要不以貧富動心有個重內輕外之意然後可與進道耳若當挾此爲能則有所局無復遠大之望故夫子抑之曰是以言盡善哉由也復求進道之始耳何足以進道意下文何用不臧便是此意此言何足以臧者以其不復求進于道也○終身誦之謂天下之理止于是而吾人之一守不可易也此便不復求進于日新之道了夫子因言是以臧此即借何用不臧之語而反言之不忮不求之道也何足以臧之耳足字宜玩

歲寒章全肯

此章見君子之志節異乎衆人而慨人知君子之晚玩然後知三字可見後彫只是不彫言不與草木同彫也知松栢之拣在歲寒而後見矣守義守志節言利害事變之際而後見矣守義守志節通節不脫詩之比體正意宜玩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謝氏曰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欲學者必周于德

令衆子曰時窮節見猶春夏之交萬物蔚然雖有堅脆之不齊然未可拣也及歲暮之時重陰沍寒生意憔悴草木咸彫而松栢猶蒼然不變然後知其後彫也夫事變之能君子之歲寒也而志節之堅君子之後彫也不遇歲寒無以別松

楨不遇事變無以見君子然則君子析講陳氏曰後彫雖待歲寒而後可見松柏之有心則貫四時而有常托物以比君子其意深矣○按范氏註意未子口中並不宜直露

知者章全旨　此表知仁勇之心體不惑等各就其心體無累處言之勉人進修意在言外蓋心體原無障礙無幸繫無委靡惟知仁勇的人能全其心體任可憂可懼之交于前畧不爲動成德之人分量自是如此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氣以足配道義故不懼此學之序也

合參子曰人之不免于惑者凡以見理未明故也惟夫有智之德者見理既明則事物之來皆吾分內之事而有以處之裕如矣夫何惑人之不能無憂患者凡以私心爲累故也惟夫有仁之德者私欲化而依于理則理所當然雖貧賤患難安而處之裕如矣夫何憂人之不免于恐懼者凡以正氣不充故也惟夫有勇之德者氣配道義則至大至剛雖大節重任當之而不動心矣夫何懼學者可不免爲知仁勇之人耶

析講蒙引此學之序也這一句是對後仁者不憂章說蓋後章是成德以仁爲先此章是進學以知爲先所謂誠而明明而誠也○問何以勇皆序在後曰未後做工夫不退無此方是勇○此知者仁者勇者皆以成德言但以知屬君子仁勇之先後謂學之序耳非以知者等俱爲進學之人也○憂惑懼俱以心言要說得細○註中明足燭理等句解知仁勇最明白不惑謂事物無遁情也不憂謂無人不自得也不懼謂當事變而不震撼也本文只就知仁勇之成德言所謂序者蓋必先明理斯見天私欲無私欲斯不屈于物也可見學者之于道始以知而知之中以仁而體之終以勇而強之則知明行至久而不息而道全于我矣

可與章全旨　此望人以造極之學歸重權上必至能權而後人品學問方極其至造言未可與者正欲人由已至以馴造其未至非徒言難以阻人之進也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

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可與者言其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義也○楊氏曰知爲已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洪氏曰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立而言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舞不亦矣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愚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爲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

雖有疑子曰人之所以有高下君子亦當隨其高下而與之如人心慕善道而志于學是知所以求之也可與共學矣然或未能的見吾道之美而勇往以從之此猶未知所往是未可與適道也能勇往以從之而可與適道矣或不能不因物而遷是未能固執而不變未可與立也學至于固執而不變是可與立矣然或安而未化而于萬事萬物之來不能權其輕重之當然以合于時措咸宜之道則是未可與權也學至于能權然後可以通天下之變而周天下之用矣

學者可不因所至以求所未至以爲可與之地哉

析講大全朱子曰可與未可與只是大綱如是○可與未可與乃比量之辭主施教說者不是謂是夫子與之者太泥只是凡論學者造諸各有淺深而君子與人不可強所未至便見得學者當一步趲進一步直造乎其極而後已乃夫子勉人意也○可與共學是志趣已眞知求正道但未魯用實踐之功而由乎斯道之中故未可與適道適道則已能行得矣但未實得于已而守之不遷故未可與立立則見得眞守得定不爲外物所奪斯道已爲我有矣然有執守意未能變而通之與時宜之故未可與權○

程子曰反經合道爲權公羊曰何休和之古人多錯認權字纔說權便是變詐不知權只是經所不及者權其輕重使之合義是也朱子曰經只是大經大法正當道理而已所謂權者于精微曲折處盡其宜以濟經之所不及耳權即經之要妙處也非能見得精審透徹純熟者不足以與權也○權字不對經言對經言則

當屬處變矣此權字乃時措咸宜之權如孔子聖之時便是
○權是時中不中則無以爲權矣○問權便是義否曰權是
用那義底○權是道理上面更有一重道理如君子固當用
小人固當去然方當小人進用時猝要用君子也未得當其
深根固蒂時便要去他這爲所害這裏斟酌時宜便知個緩
急淺深始得○可與立未可與權蓋言其難如此【異註】可與
言可與共爲此事也然意不重共爲上只重彼能
爲此事耳未可不是終不可與只就目前言之

唐棣章全旨　此夫子借詩以著近思之學詩本是思人夫子借
其言而反之則主思理說不宜露出只暗切理上
爲妙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棣大計反　唐棣郁本也偏晉書作翩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華之搖動
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上兩句無意義但以起
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所指也
參序逸詩云唐棣之華物之無情者偏然其反而猶若
有所感而動也況我之于爾人之有情者也豈不思乎但勞
所居之室室是遠而不可至而
析講大全陳氏曰詞意無窮抑態東坡以爲思賢之詩亦或
然也○此節是記者因夫子借詩以勉人而先舉詩詞起此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夫音扶　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程子曰聖人
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但曰未之
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深遠
參序夫子借其詞而反之曰天下事不患其難致而患其不
求今詩既云思而復以遠爲患自我言之彼豈未之思也天
下之境亦何遠而不可致之有于
古以上萬里而外一心之所通焉耳
析講大全陳氏曰詩之爾思以思其人言于室字知之夫子
所謂未之思以思此理言理之所在思則得之何遠之有不
思則不得始見其遠耳○二句緊相承勿以未之思也下加
勿道破今人深
思而自得之

鄉黨第十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實以視而詳記之尹氏曰甚矣孔門諸子之學於聖人之容貌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即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爲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焉舊說凡一章今分爲二十七節

鄉黨一篇總是說夫子動容周旋中禮無非盛德之至自然而然意此二節則記其在鄉黨朝廷言貌之不同也夫子在鄉黨非不言而似不能言在宗廟朝廷非不言而謹于字其在字便見時中之聖○此章重言不重貌言貌者言之貌也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恂相倫反

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辭氣如此黎序聖人之道不離乎日用之間門人實視而謹記之可謂皆學矣首記之曰吾夫子盛德在中而著之言貌有隨在可徵者焉孔子在鄉黨但見其言貌之間恂恂然信實而溫恭未嘗以賢知相先似乎不能言語底一般蓋父兄宗族之前其禮恭而詞簡有如此

析講恂恂二句一串說下文乃恂恂是信實而簡默況聖人之表裏如一者乎○恂恂然其似不能言也與斷斷大几人巍信實則言自簡默況聖人之表裏如一者乎○恂恂然其似不能言也與斷斷恂慮而似不能言寔觀註將謙卑遜順不以賢智先人實意發在似不能言內可見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朝直遥反下同便婢連反

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辭不可以不明辯故必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爾○此一節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又有不同者在廟則詳問禮法之微升降揖遜之委折在朝則極言政事使可以識制度文物之精微升下之所受者不被其害蓋便使上之所布者不悖于理便然言之明辨但其言一出于敬謹而不放爾尊卑異地而

言貌亦殊非時中之聖熟能之

析講 麟士云似不能言何足惝怳句雖謹爾句足便便句○

宗廟朝廷皆指魯說○ 翼註便便言句重雖謹爾句輕但謹

而不放爾未嘗不言也

朝與章全旨 通章記夫子在朝之敬朝字截提起作胃上節

是接下之言曲而當下節是事上之容恭而安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闇闇如也

侃苦旦反

闇魚巾反

此君未視朝時也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閻閻和悅而諍也

恭直解夫子在朝時君尚未視朝也夫子與同列下大夫言是曰非曰非當言即言正辭斷義毫無委曲侃侃如而剛直也與上大夫卿舉于已者言從容委曲不至極情直遂而其中持正不阿默寓箴規之意則閻閻如和悅而諍理宜然也

析講 麟士云朝字活看言夫子之在朝也當三臾君未視朝

自如下君在神入非正朝字

知此爲君未視朝時既視朝則不當屈位而相與言矣○侃侃是明行其直閻閻是婉行其直總是一個直字○君未視朝乃群臣待朝之時正彼此可以議政之際故有言二言字皆指商確政事說侃侃者是是非非無隱諱也閻閻者異順之中規諫存焉也○王制大國三卿次國三卿小國二卿皆下大夫五人馬氏曰天子大卿而大國三卿乃其親之屬也則以下大夫視上大夫上大夫視卿迷矣後方氏汪云諸侯有上下大夫無中大夫者自爲天子之制○周官冢宰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則天子有中下大夫而無上大夫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

踧子六反踖子亦反

君在視朝也踧踖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張子曰與與不忘向君也亦通○

下之不同也

參大全及君既視朝在堂上也夫子極其恭敬則心懼而見

之身者踧踖如而不能自寧也但常人過于矜持未免失之拘迫而夫子威儀動容郤又從容而安適與如也此其所以爲聖人也

析講 [辭士] 云事上謂君也對君則昔爲下故曰接下○踧踖皆從足蓋在跼立上說而實包一身容儀言蓋敬君之至如立不寧也與與與 [陳氏] 所謂得其中而且安適也踧踖二句文平意串蓋與與即是踧踖者從容之謂

君名章全旨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　擯必刃反　躩驅若反

君召之意所謂事君盡禮也首節末段禮畢之後各節俱重下半截蓋始終一于敬而已

擯王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變色貌躩盤辟貌皆敬君命故也

合參古者兩君相見必有擯介以傳言曾君召夫子使爲擯但見初承君命而心敬于中容變于外以色則勃如其變動

君不敢安其常也以足則躩如其盤旋若有所不能進也其敬于承命之始者如此

析講 [大全朱子曰] 相相禮儀擯傳言請不同○君命當敬而擯相又國之重事故尤加敬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　占反　襜赤

所與立謂同爲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用五人以次傳命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襜整貌

參序實至門之際正爲擯者傳命之時夫子拱揖其所與同立者傳君命出或左其手傳實命入或右其手則手動而身不與俱動衣之前後襜如而整也

析講 周禮上公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介實至主人使擯者出而請事卿爲上擯大夫承擯士紹擯實介如命數主擯半示謙也○古者相見之禮主人有擯實有介實傳命于上介上介傳之次介次介傳之末介末介傳之末擯末擯傳之次擯次擯傳之上擯上擯傳之主人然後主實方相見○ [辭士] 謂子必爲次擯似拘左右手不過大槩話耳○按擯介傳辭時不正東鄉不正西鄉當視實主之前却得兩鄉之而已○

揖左人則左其手傳君命之出而不敢內背君也揖右人則右其手傳賓命之入而不敢外背賓也左右手不重見爲揖者皆然重在前後襜如上此是手動而身容之莊不動下襲如是足動而手容之恭不動末節于必復命上見夫子之敬○揖是拱起手而以命付之非如今日之相揖也

趨進翼如也

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

恭序主已延賓而人擯從其後趨入以有事則身雖疾趨而手容之恭如故張拱端好翼如也其敬形于行禮之時者如此

析講大全輔氏曰人疾走手易散臂易揖趨進翼如此所謂造次不違也○延賓而入擯者從其後趨入以有事也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紹君敬也○此一節記孔子爲君擯相之容

恭大全相見畢賓退就館主君送出門外猶拘立以待賓之顧夫子必復命曰賓不顧矣舒君之敬也其敬形于禮畢之時者如此自被命至禮畢動容周旋無不中節非盛德之至者不能也

析講賓退是就館畢時非辭歸其國也朱子曰古者賓退主人送出門外設兩拜賓更不顧而去國君于別國之卿大夫亦如此

入公門章全旨

此章前四節是由入門而趨位而升堂漸近于君而敬以漸加末節由出降而沒階而復位漸遠于君而敬亦不懈○胡氏曰初則身如不容次則言似不足又次則氣似不息君愈近則敬愈加也至于舍氣解顏若出矣則聖人所以存心可見矣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君不容敬之至也

恭序夫子趨朝之時方入公門則肅然起敬但見其曲身而行不敢直遂鞠躬如也就如公門不能容其身者然敬何至此

析講鞠躬如也如不容連看是一意

立不中門行不履閾

閾于逼反

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棖閾之間君出入處也閾門限也禮十大夫出入君門由閾右不履閾謹愼則不悕

攝有疑君出入由中門士也若立是未出入之時常人多然蓋恐當尊而失之僧也闕格夫子不然蓋恐失度而也此時尚未而君而敬謹已至矣

析講饒氏曰中間有關而扉壁又相似關是中間兩扉相合之處又有一木常設而不動則皆出左由則以東扉爲左入則東西兩扉各有中君出入之處中門此是君行

以西扉爲左士大夫出入以東爲右然雖以右亦不敢正當棖閾之中但挨閾旁而行蓋避君出入處也行既不敢當中○存疑此二句是入公門之事○古之君門此一君由中行人臣不敢當中出入由兩旁今制分三門人臣出入由東西旁門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位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所謂宁也君雖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

析講禮記天子當宁而立諸侯北面而見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天子外屏其屏在路門外諸侯內屏其屏在路門內則宁立之處天子當在門外屏內諸侯當在門內屏外○古者朝會君臣皆立故曰宁立之處此是外朝以其爲人君聽治之所故又爲治朝入則爲內朝矣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

攝提也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揑衣使去地尺恐躐之

而傾跌失容也屏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聲氣容肅也
合參夫子既至內朝拜下之禮畢則攝衣前齊以升階至堂其躬則鞠如屈折而不敢以直遂也至于呼吸之氣亦斂抑屏藏有似乎不息者而氣升堂近君其敬視過位之時而愈至矣
新講升堂或有政事之陳而面奏或有君命之宣而應對也攝齊鞠躬總是身容攝齊則防失容要只一時事也○齊裳下緝也然則汪衣謂裳也對衣則上曰衣下曰裳散則可通○古者諸侯之堂七尺尺一級使人登之齊去地尺則升階不躐之也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

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等階之級也逞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怡和悅也沒階下盡階也趨走就位也復位踧踖敬之餘也○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
新講黃氏曰此有五節一入門二過位三升堂四下階五復位○麟士云出者總詞當二頓謂下堂也不是出公門復位則仍面君而立○沙隨龔如行容之敬復位踧踖立容之敬此是到末稍復加整頓衆人未稍便撒
執圭章全旨
朱子曰敬意本聖人之禮容各當如此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

勝平聲○蹜所六反

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如不勝執圭平衡手與

心齊高不過揖毘不過揖也戰色戰而色懼也蹜蹜舉足促狹也如有循記所謂舉前曳踵言行不離地如緣物也

令黎夫子魯大夫時承君命以聘問鄰國當行禮之時執持君之命圭以申信則鞠躬如也如不勝其重之象身容何肅也執之平衡手或微有上下之低仰但如授而已未常太甲而夫之俯手容何恭也又其色勃然而變如臨戰而懼色容何莊也至行動之時舉蹤前趾後踵曳地蹜蹜狹數如有所緣物而不離大地

足容何重也蓋心極其敬故見于容色者如此

析講同禮大宗伯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皆經五寸○存疑蘇躬如不勝足鞠躬意猶皆長七寸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皆經五寸○存疑蘇躬如不勝足鞠躬意猶皆長七寸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皆經五寸○存疑蘇躬如不勝足鞠躬意猶皆長七寸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皆經五寸○存疑蘇躬如不勝足鞠躬意猶

前如不容足鞠躬意也又曲禮執天子之節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太夫則授之圭則提之○執圭一節俱指在所往聘之國而方見其君時言此圭是

通信之物見君後即退還使臣執圭一斷下敬著于身于手於而于足四平看或問命圭曰古諸侯受封天子授之以圭

以爲瑞節○蹜蹜如有循緣手中有圭不得攝齊亦防顛仆

享禮有容色

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有容色和也儀禮曰發氣滿容

黎序既正行聘禮畢而後以君命獻禮物于鄰國之君但見夫子有和悅之容色比聘特漸也

析講悉說聘則尊君之命非敬無以盡禮享則達君之意非和無以通情○大全朱子曰命圭通信少間俯退還享是獻其圭璧琮璜非命圭也皮幣與馬皆陳于庭故曰庭實皆拜跪以獻所獻皆受但少間別有物以回之

私覿愉愉如也

私覿以私禮見也愉愉則又和矣○此一節記孔子爲君聘於鄰國之禮也晁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絕無朝聘往來之事疑使攝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歟

黎序享畢又自以私禮見鄰國之君則其色愉愉如而又加和也和敬兼至各當其可非聖人孰能之

析講蒙引按朱子曰享禮退又以物獻其鄉大夫私謁亦及其大臣然此章當主獻其君言○禮記註云其君親來其臣不敢私見于主國君也以君命聘則有私見○黃氏曰此章有三節執圭禮之正也享禮稍輕私覿又輕矣故容節不同如此

君子章全旨

此章總是衣服之制首二節以色字作主以有嫌與不正相對當暑四節以時字作主以夏葛與冬裘相對去喪二節以備所當備省所當省相對羔裘二節以宜長短有度吉凶有等朝祭有經其動必中則皆聖人化裁之妙用

君子不以紺緅飾

紺古暗反緅側由反

君子謂孔子紺深青揚赤色齊服也緅絳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也飾領緣也

發蒙引君子之衣服必有定制如常服之緣領不以紺黑二色飾之蓋齊服用紺飾緅喪服用緅飾故常服不用者所以別嫌疑而重喪祭也

紅紫不以爲褻服

紅紫間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褻服私居服也言此則不以合朝祭私居之服不以紅紫近婦人女子之故不服之私居所以大居正而惡疑似也

析講此二節是服色之辨○朱子曰青黃赤白黑五方之正色非正色非平色如何可齊喪用之○紺是青赤色揚者浮也如今人染青也檀弓註小祥練冠朝祭之服可知

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

袗單也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綌表而出之謂先著裏衣表之以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詩所謂蒙彼縐絺是也

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

緇黑色羔裘用黑羊皮麑鹿子色
白狐色黃衣以褐裘欲其相稱
裘皮冬有裘羔裘朝服則用緇衣以褐之麑裘聘享之服則用素衣以褐之狐裘祭服則用黃衣以褐之取色之相稱也
公服之裘如此
折講衣在裘上而裘之美則褐乎外故曰褐然弗表之爲公服蓋褐衣之外尚有裼衣裼衣之外方有正服也新安陳氏曰裘之上加單衣以袒裼其美曰襲于褐衣上以掩蔽其美曰裼裼其美曰襲○朝覲緇衣取北面之意而尚黑聘用素衣取潔素之義而尚白蜡祭用黃衣取報上功而尚黃○存疑禮襲裘不入公門○玉藻曰裘之褐也見美也羔裘緇衣以褐之是羔裘褐用緇衣明其上正服亦緇色也下二句亦然大蜡息民人君以歲事成熟搜索群神而祭之謂之大蜡又臘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飲農事休息謂之息民○

裏裘長短右袂

長欲其溫短右袂所以便作事

裘戶裏裘則加長以取溫而稍短右袂以便作事皆從其宜也
折講趙氏曰此私居所着之裘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長去聲

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程子曰此錯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愚謂如此則此條與明衣變食既得以類相從矣
合裘齊宿致潔必別制爲寢衣之制則長一身又加半焉以覆足也

析講此條從程氏入下章新安陳氏曰齊寢不以衾致嚴也半以覆足可寢不可行蓋爲齊之寢衣也

狐貉之厚以居

狐貉毛深溫厚私居取其適體

衆大全出次輕裘爲便若居不厭溫則取狐貉之皮毛深厚者以爲燕服之裘如此

析講蒙引狐貉之厚指裘言也顧麟士曰此上三條冬服之制

去喪無所不佩

去上聲

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觿礪之屬亦皆佩也

衆達說服有佩也居喪之時去文就簡非所宜佩若已免喪乃去凶即吉之時也必玉以象德器以備用無所不佩焉此服之用有如此

析講大全蔡氏曰按王藻云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此明去喪則佩○存疑王藻陳氏註曰古者有德佩有事佩德佩則左右皆玉玉聲鏘鳴事佩則左紛帨右巾捍之屬○紛帨拭物之巾

非帷裳必殺之

殺去聲

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有褶積而無殺縫其餘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則無褶積而有殺縫矣

衆大全衣必有裳也朝祭禮服取其方正裳用正幅而人身之要爲小故于兩旁爲褶積若非正服之帷裳則不用褶積而亦有斜裁之殺縫其制上寬下窄腰必殺于下下一半

蓋不惜省乎費且以別乎公也此裳服之異其制也

析講褶積謂今衣褶也朱子曰是褶處耳其幅自全安得謂近腰者有殺縫耶○非帷裳是燕居見賓等服不如朝祭之嚴故必殺之其餘若深衣言凡裳皆然也

羔裘玄冠不以弔

喪主素吉主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

衆羔裘朝服玄冠祭服用之于吉故不以弔弔必變服制之謹于弔者如此

析講折衷此言謹弔死之服制○麟士云按曲禮羔裘玄冠

夫子不以告故知此等皆非泛論也

吉月必朝服而朝

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此一節記孔子在
服之制蘇氏曰此孔氏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也
黎氏曰夫子嘗致仕時雖不在位至每月之朔必朝服以朝
于魯君不以致仕而廢臣禮也服制之謹予朝者又如此
析講服者衣冠冕裳之總名致仕時人多不朝惟夫子謹之
若未致仕時乃常禮自不必記○言謹見君之服制總見
夫子衣服之制或有所必爲或無所不爲無不合于禮者

齊必章全旨

此章重四必字見齊之意明衣寢衣以
潔其體變食以潔其口遷坐以潔其心

齊必有明衣布

齊則
皆反

齊必沐浴竟即著明衣所以明潔其
體也以布爲之此下脫前章寢衣一簡
黎氏曰若祭服几于污矣故浴
齊必沐浴取其潔也若祭服則尚其質不尚其華也
析講集註此下脫前章寢衣一簡○明衣
以其致精明之德用布以其有齊素之心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遷坐謂
子謹齊之事楊氏曰齊所以交神故致潔變常以盡敬
黎氏曰齊必沐浴竟即著明衣寢衣一簡
析講集解齊之日必食改常饌居易常處所以敬也可
見夫子之齊一衣服食息之間無不致其謹有如此
析講總註致潔謂明衣寢衣變
常謂變食遷坐以盡敬總承之

食不章全旨

此章在不多食斷上是飲食之制下是因飲食而
類記之○黃氏曰飲食以養生故欲其精然亦能
傷生故惡其敗至于失節縱欲無不致其謹焉
聖人一一念之微莫非天理學者不可以不戒也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食音
嗣

食飯也精鑿也牛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食精則能
養人膾麤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爲善非謂必欲如是也

合參飲食所以養生吾夫子則有一定飲食而不苟者千食雖非必求其精而不厭其精千食之益于人者聖人所不去也

析講兩不厭無期必于心但遇之而不厭無口腹之欲也○

備考朱子 謂精爲鑿鑿與鑿同 說文 云糲米一斛舂九斗爲糳舂七斗精米也則精糲異矣○ 禮太傳 云

糲名云糲一斛舂八斗牛與羊魚聶而切之爲膾麋爲辟雞兎爲脡脾皆聶而切之○ 內則 註細縷切者爲膾大片切者爲軒○ 首節是善其養生

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

食饐之食音嗣饐於冀反餲烏邁反飪而甚反

饐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魚爛曰餒肉腐曰敗色惡臭惡味變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

飪大全食饐而傷于熱濕又或餲而味變則不食魚餒于內而肉敗于外則不食不但既敗即變色而惡臭味變其常而惡則不食失人事烹飪之宜則不食凡物未時未足則不食食之傷于人者聖人不取也

析講大全吳氏曰色惡臭惡言衆物朱子曰不時不食漢諺所謂宋梅萌芽薤養強熟之類○ 達說只依註承未敗言亦無害失飪生熟施言要亦生而不熟耳○ 二節皆其傷生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次不離於正也漢陸續之母切肉未嘗不方斷蔥以寸爲度蓋其質美與此暗合也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備則不食惡其不備也此二

析講不正不食異其心之所有也不得不食惡其味之不備也不得其醬非無醬也用醬實參孺魚卯醬實蓼鄭氏讀而已

禮記內則濡雞醯醬實蓼孺魚卯醬實蓼鄭氏讀

爲鯽魚子也以魚子爲醬濡鱉醢醬實蓼魚膾芥醬葉腥醢醬〔大全朱子〕曰醬非今所謂醬如肉則中數般醬隨其所用而不同○三節雖不傷生亦不苟食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

食音嗣量去聲

食以穀爲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酒以爲人合歡故不爲量但以醉爲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惟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浹洽而已所以養人之養生之理當然也酒以爲人合歡而人之飲量各有不同也故不預爲之量但以醉爲節而不及于亂德亂義其飲食之有節如此

〔析講〕無量夫子不自爲量也大段重不及亂亦不甚重無量也無量與上雖多對不及亂與上不使勝食氣對總明飲食之節耳○四節雖當食當飲者亦有酌量○〔蓼覺軒〕曰詩中如既醉既飽之初燕未嘗不言醉但醉甚至于亂亥饗則

沽酒市脯不食

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與不嘗康子之藥同意

〔衆解〕凡酒不自作未必精潔脯不自作不知何物之肉故沽市者皆不食恐其傷人也

〔析講〕酒當言飲而亦云不食者因脯而並言之耳○五節衛生之嚴

不撤薑食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

〔衆序〕薑味辛微溫人服之能通神明故每食常設而不撤

不多食

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衆集解〕凡食不太多而適飽

〔析講〕〔鄒土〕云此條諸家俱不承薑說六七節嘗食者不多飽理是從養生之局也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勚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留神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褻鬼神之餘也但此君所賜胙可少緩耳

參序勚祭于公所得胙肉不待隅宿即以頒人不留神惠也拜祭于家之肉不出三日即以分賜于人蓋出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矣是褻神之餘也其頒賞可之前一刻此析講蒙引出三日則不食之矣此津者推夫子之意也

食不語寢不言

答述曰語自言曰言莞氏曰聖人存心不他嘗食而食嘗寢而寢言寢非其時也楊氏曰肺為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亦通

參那疏方食不語雖問受必有待而答寢息

宜靜故不言言語各有其時故夫子譏之

析講大全朱子曰食對人言寢獨居故即其事而言之蒙引食謂正當吞飯時非謂終食都不語食不語況自上言

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食音嗣陸氏曰魯論瓜作必○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于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不忘本也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謝氏曰聖人飲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聖人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擇也

參太全夫子每食雖蔬食菜羹美之薄者亦必祭祭必齊如蓋無不祭之食無不敬之祭也其每食有重本之誠如此合而觀之聖人飲食之節無不中禮不惟可以養生亦可以養德何莫非道之所在歟

析講大全陳氏曰必字作必為是○古席地而坐置豆于地故置祭物于豆間之地○麟士云曲禮註古人祭酒于地祭食于豆間有板盛之卒食撤去○蔬食粗飯也或作疏食誤○上三節是就飲食而推其錫類報本向晦遍酌無非見聖人之道也

席不正章　全一章

言聖人心安於正即一坐一席亦不苟要見細行必矜慎意

席不正不坐

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

愚按夫子隨在必以正若席或偏向不正則不坐雖小不苟也

析講席依戶牖而設與官室相向東向西向以南方爲上南向北向以西方爲上此以方爲正者也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此以事爲正者也說本燕禮及大射禮大全葉氏○輔慶源曰形於外者雖不正不正處則存於中者密矣

鄉人章　全一章

上節尊高年下節重古禮而居鄉之事皆行之以敬也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

愚按夫子與鄉人飲酒其時少則咸集必待年老而杖者出夫子斯隨之而出矣不敢先亦不敢後蓋鄉黨尚齒故其出視老者爲節也

析講禮王制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致從○輔慶源云此鄉人飲酒與鄉飲酒禮無預世誤入耳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儺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阼階東階也儺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也○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

合參古者季冬王命人大儺以逐疫之氣禮雖古而近於戲夫子以爲鄉人爲我而儺我則主人不可慢也而立于東階之位以待之蓋致其誠敬以奠王命也

析講朝服乃當時有官者之常服非如今制之大慶賀朝服○上條鄉人飲酒亦當公服○輔士云或只如今人言公服說有聖人在內也○大全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

位一衣朱裳一執一戈一揚一盾一帥二百一隸一而時一儺一以索一室一毆一疫一〔備考〕月令二季一春一命一國一儺一九門磔一禳一以畢二春一氣一仲一秋一天一子一乃一儺一以達二秋氣一季一冬一命一有一司一大一儺一旁一磔一出二土一牛一以一送二寒一氣一謂之一大一儺一者一下及二民一庶一皆一得一儺一也〇按二季一春之一儺一天一子一諸一侯一得一爲一之一仲一秋之一儺一惟一天一子一得一爲一之一此一則一季一冬之一大一儺一也〔冀云記一近一于一戲二三一字一不一蓋一其一事一近一戲二部一以一嚴一肅一臨一之一方一見一聖一人一不一褻一視二古一禮一處

問人章全旨

此一章以二交一道一爲一主一上一節一重二一拜一送一下一節一重二一拜一受及一直一言一上一而一謹一疾一意一輕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拜一送一使一者一如二親一見一之一敬一也

合一參一天一子一所一交一之一人一或一遠一在一他一邦一遣一使一問一之一則一于一使一者之一行一再拜而送一之一如二親一見一其一友一之一敬一焉一其一誠一意之一見一于一遣一使一者一如一此

析講〔大全輔氏曰〕使者所以將二我之一命一往一見一其人一拜而送一之則如二親一見一其人一而送一之一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范氏曰凡一賜一食一必嘗一以一拜一藥一未一達一則不二敢嘗一受一而不一飲一則虛二人之一賜一故一告一之一如一此一然一則一可一飲一而一飲一皆一在一其中一矣一楊氏曰大一夫一有一賜一拜一而一受一之一禮一也一未一達一不一敢一嘗一謹一疾一也必告一之一而一也〇此一節一記二孔一子一與一人一交一之一誠一意

合一參一夫一子一有一疾一康一子一使一人一饋二夫一子一藥一夫一子一則一拜一而一受一之一以盡二受一賜一之一禮一復一以一直一告一曰一丘一尚一未一達一藥一性一之一所一宜一果一合一吾一疾二否一故一不一敢一先一嘗一耳一其一誠一意一之一見一于一受一饋一者一如一此

析講古者賜之車則乘以拜賜之衣服則服以拜賜之飲食則嘗而拜之〇直告之則我意達于彼而彼心亦不惑于我雖不飲而亦不虛其賜矣謹疾不係與人交事不重〇不可說大夫有賜于士羞康子特孔子以大夫告老矣故詫以交一道一言

廄焚章全旨

卽此可見仁民愛物之有別要知退朝之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服問蓋貴人賤畜理當如此

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倉卒之間便有貴賤低昂所以爲聖人

聞之時卽問曰傷人乎而不問馬未服及也蓋仁民愛物雖夫子不恐之本心而一時惻隱之發則于人切而于物緩此可以見聖人用愛之本心矣夫豈作意而爲之哉

析講不問馬一句記者之言也 刑氏 曰孔子之家廐也以退朝知之 蒙引 再意亦問到馬只是初聞廐焚時獨問人而不及馬適出常情之外此門人所以謹記之也

君賜章 全肯

立臣道之極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

食恐或餕餘故不以薦正席以須賜矣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

合參夫子事君當無在不盡禮焉如君或賜之以熟食則必正其席而一一先嘗之如對君焉然後以其餘頒賜家人所以敬君賜也君或賜以生腥之肉必熟之而薦于祖考尊其所以榮君賜也君或賜之以生牲必畜之以仁君之惠也夫子受君之賜其禮有如此

析講或問不正不坐豈必賜食而後正之 朱子 曰至此又正之一席至此而後正之哉蓋敬愼之至以爲禮也豈先爲不正之一席以須賜食哉

耳○ 饒氏 曰賜食當先奉親子先嘗之一時已孤也○ 曲禮 曰飯餘不祭 蒙引 只云先嘗便知其不以薦祖考而所嘗之餘卽以頒賜家人所以榮君賜也君或賜之食時君祭先代造食者則已不祭而先飯若爲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周禮王日一舉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故侍食者君

參序夫子侍君之側而君或賜之食時君祭先代造食者則已但先飯若爲君嘗食然蓋避客禮而以膳夫當食之禮自處也是侍君之食其禮有如此

析講 邵氏 敵容則得先自祭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

須君命之祭乃敢祭也此言君祭先飯是非客之禮也周禮膳夫云王日一舉者殺牲盛饌日舉每日一番盛饌也膳夫授祭者飲食必祭授王所祭之物也品嘗食者每品嘗物告先嘗之示無毒也王乃食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首去聲拖徒我反

東首以受生氣也病卧不能著衣束帶又不可以敝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

發集解　夫子疾君來視之則遷寢南牖之下東首加朝服拖紳雖不能興不敢忘恭也其不以

疾而廢禮如此

折講　輔慶源曰一息尚存不敢廢禮況有疾而君視之乎加朝服拖紳禮之變也亦必病不能支方可如此陳新安曰天地生氣始於東方東方不重只重下一句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發序夫子爲大夫時君有事以命召之則不待駕車而先徒

步行矣急君命也其不以勞而廢禮如此

折講　王漁云君召以三節一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一履在外不俟車詘官以謂朝庭治事之處也外謂其室及官府也在官近故云履在外遠故云車

入太廟每事問　重出

明友章全肯

此章以義爲主上節是義重而生死不計二下節是義重而財利爲輕義所當爲雖必拜總見夫子立友道之極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明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

兼太全夫子于所交之友不幸而死或別無族屬可親以主其喪是無所依歸也子即自任曰此皆于我乎殯發之生同道而死相恤其處友之變而能盡義如此

折講　胡氏曰此節獨記曰字必嘗有是事人莫知所處而未子有是言也古者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但曰殯而不曰葬則其親在遠必訃告之未及故也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己親也○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

黎庶明友之饋我者雖車馬之重非祭肉比皆受之而不拜其處友之交際而合義如此

析講邢疏此輕財重祭之禮也○麟士云大意只重車馬不拜祭肉必拜者敬友之祖考不緣物之薄而廢禮也車馬不拜者明友有交際之常不因物之重而過禮也合禮處便是義

寢不尸居不容

首節二句是敬以待人迅雷烈風是敬以當天都要見容貌之變祭其變也乃所以不失其嘗

尸謂偃臥似死人也居家容容儀范氏曰寢不尸非惡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而已申申夭夭是也

合參夫子盛德之至發乎容貌有隨時不同者寢所以休息一易於放肆致氣散而神不聚夫子則惰氣不形未嘗偃臥如尸焉居所以自如必事乎儀容則體拘而神不舒夫子則喪容間適即無事于容儀焉夫子容貌之變見于處已者如此

析講聖人德盛仁熟雖寢與居自有常則也○不尸如不容非惰也不拘也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

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貌謂禮貌餘見前篇

齊衰者雖所素親狎之人必爲改變其常容況非狎者乎見而有哀戚之地亦必相加以禮貌況非褻見者乎

蓋哀喪尊爵孤不成人心之自然也

析講洪氏曰雖少必作過之必趨謂不相識者也雖狎必變雖褻必以狎人言褻以地言變只改容有驚哀之意以貌則加敬矣

蒙引褻謂燕見非公所禮

洪之入場及綢人廣衆之中也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者持邦國圖籍者式此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況其下者敢不敬乎

合參夫子在車時遇凶服者則式之蓋凶服者乃人子之大變而夫子哀其所可哀耳有負持邦國圖籍者過必式之蓋版籍乃民數之所存爲王者之所當重耳

析講周禮秋官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一歲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邢疏式者車上之橫木男子八月而生齒版今戶籍也歲督下其生死及三十年

綏、挽以上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綏則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於此也

合參當升車之初必正立以執綏事也而立未必正則常人不免也夫子則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如此非敬德之容所著乎

析講 麟士云總註記孔子升車時非但言方升也○劉上玉曰初升未嘗不安立者立于車下二節車中之一容且惑人○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參岑夫子既在車中時首不回顧口不疾言手不親指既不失容又不惑人也

析講 集解包曰前視不過衡軛窺視不過轊轂○大全陳氏曰大夫得乘車觀瞻所係夫子謹之非勉而能蓋動容周旋自中乎禮其見于乘車者如此 王覲溥曰不回顧頭容直不疾言口容靜不親指手容恭只重不失容上惑人帶說

色斯章全旨 通章重三時字色舉翔集即得時處三嘆而作即時舉而舉意也記此於鄉黨之末蓋以孔子聖之時者所以勉後學重斯舉去之速也是見幾之貴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此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矣

翔序見人之顏色不善斯舉而速去矣必回翔審視擇可止之地而後下集物能見幾如此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共九用反

又居勇反嗅許又反○邢氏曰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子路不達以為時物而共具之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見氏曰石經嗅作戛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當作臭古閱反張兩翅也見爾雅愚按如後兩說則共字當為拱執之

義然此必有闕文不可强爲之說姑記所聞以俟知者

朱子全夫子見雉如此遂發嘆曰此山梁中之雌雄信得其時哉信得其時哉蓋謂時當飛而飛時當下而下咸合其宜也此時子路在側共而向之若有取之之意雉乃三鳴而起馬此正色斯舉矣之一証也雉一會耳去就猶得其時如此君子之去就何可不得其時哉

析講色舉翔集即謂雉也若移山梁雌雄何觝于章首則辭意尤明矣按首二句指雉不當作凡鳥字又不可徑講雉則當變坐懸講緊緊浮下文字靈奇

論語卷之五